



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复辟 的理论纲领“天才论”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- 一、“天才论”是林彪“克己复礼”的
理论纲领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- 二、“天命论”和“天才论”
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……………（ 12 ）
- 三、林彪宣扬“上智下愚”的反动谬论是
对劳动人民的恶毒诬蔑……………（ 29 ）
- 四、林彪鼓吹“天才论”的目的是
阴谋篡党夺权，复辟资本主义……………（ 48 ）

一、“天才论”是林彪 “克己复礼”的理论纲领

雷英魁

孔丘所处的春秋晚期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。奴隶们不断地暴动，新兴地主阶级崛起，新的封建制取代旧的奴隶制，已经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。但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，他们进行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，妄图挽救“日薄西山”的奴隶制度。守旧和革新，复辟和反复辟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。孔丘这个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，适应奴隶主阶级的复辟需要，抛出了“生而知之”说这个反动的理论纲领，为他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，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。

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大变革的时代。亿万人民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。用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，是现实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。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顽固地站在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上帝、修、反的反动立场上，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、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，抛出了“天才论”，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，为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，为反革命复辟大造舆论。

孔丘和林彪，前后相隔两千几百年，为什么都对“天才”问题如此感兴趣，如此絮絮叨叨、吵吵嚷嚷呢？难道是一种特殊的癖好吗？当然不是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指出，宣传唯心主义“天才论”的人，就是要“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服”，“一言以蔽之，即应崇拜天才”，“最后得出一个答案：应该由贵人、贤人和智者来统治。”孔丘和林彪正是这样。孔丘一方面叫嚷文武周公这些奴隶主的头子是“生而知之”的“圣人”、“天才”，企图以此证明周公制作的“礼乐”，即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西周的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“最美好”的，奴隶主的统治是“合理”的，“永恒”的。因此，奴隶们的“犯上作乱”，新兴地主阶级的僭礼行为，都是大逆不道。他们只有老老实实拜倒在“圣人”周公脚下，而决不能触动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。另一方面，孔丘又标榜自己是“天生德于予”的“圣人”、“天才”，他的弟子们也拚命吹捧什么“是上天让夫子成为圣人，而且使他多才多艺”，“夫子如同青天，你用梯子也攀不上去呀！”等等。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崇拜孔老二，相信他的反革命复辟的政治路线是合乎“天理”的，应该让他升官掌权，爬上奴隶主阶级统治的“宝座”，任其复辟奴隶制度。林彪表面上假惺惺地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“天才”，假惺惺地叫嚷“大树特树”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“绝对权威”，实际上却是拚命标榜他林家父子是“伟大”的“天才”、“超天才”，是树他们自己的“绝对权威”。林彪自比“天马”，以“至贵”、超人自居。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则无耻吹捧林彪是什么“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千年愚”，还诬蔑我们现在的社会是“漫漫长夜”，

林彪用这个“灯”来“导人类”，否则人类就要永远愚昧。他这种反动的反动目的，不过是要人们都来崇拜林彪，进而相信他炮制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“绝对正确”的，相信他复辟资本主义，建立法西斯极权政，当苏修的儿皇帝是“绝对合理”的。但同孔丘比较起来，林彪毕竟有不同的地方。由于马列主义日益深入人心，由于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有崇高威望，林彪不得不采取比孔老二更荫蔽、更狡猾的手法，不得不把“天才论”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，装出拥护无产阶级领袖的样子。

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，无论怎样狡猾，在本质上总是愚蠢的。孔老二的“生而知之”说也罢，林彪的“天才论”也罢，都骗不了新兴阶级和广大群众。他们越是声嘶力竭地宣扬反革命复辟的理论纲领，越是在革命人民面前暴露出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性。凡是拣起这些历史垃圾堆里的破烂侮辱或欺骗人民群众，维护和复辟剥削制度的人，都必然要被人民群众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！

山东省莒县爱国人民公社爱国大队党支部书记 吕鸿宾

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老二，为了复辟奴隶制，叫喊什么奴隶主是“生而知之”的上等人，奴隶是天生“愚蠢”的下等人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步孔老二的后尘，贩卖唯心论的先验论，鼓吹“生而知之”的“天才论”，以此作为他“克己复礼”的理论纲领。他把自己吹成“生而知之”的天才，狂叫什么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”，以“至贵”、超人自居，恶毒诬蔑劳动人民只会说“恭喜发财”、“招财进宝”。这就说明林彪和孔老二一样，是个反动的唯心主义者。

照林彪、孔老二的说法，一个人的才能，好象是从娘肚里带来的，是先天就有的。这纯粹是胡说八道！毛主席早有英明论断：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不是。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？不是。人的正确思想，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，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。”毛主席的这个教导，是对孔孟宣扬的“生而知之”的谬论和林彪的“天才论”的深刻批判。只有实践才能出智慧，只有斗争才能长才干。就拿俺爱国大队治内涝来说吧。俺大队的土地都是平原，生产条件较好，可是过去产量老上不去，在六百多斤上下打转转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俺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，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、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？》等光辉著作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，找到了根治内涝的办法。从一九七二年起，俺大队的粮食产量连续两年超千斤。从六百多斤到超千斤，这个经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是“生而知之”吗？不是。这完全是从实践中得来的。

林彪鼓吹“天才论”和“上智下愚”的谬论，是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极大诬蔑。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过去，我们爱国大队连割庄稼的镰刀都不能制，现在不仅能修理大型拖拉机、汽车等机械，还能制造许多种农业机具，从耕、种、锄、割到粮食加工，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。这些机械很多都是我们队办的小工厂的工人自己造的。他们当中有七十多岁的老铁匠，也有初中刚毕业的学生。过去谁也没想到，这些拿锄头的庄户手，竟然能造出电动机、电焊机、变压器。这一切都说明，“卑贱者最聪明！高贵者最愚蠢”，“人民，

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

孔老二自视为“圣人”，林彪自封为“天才”，实际上他们都是什么学问也没有，而且是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的蠢家伙。林彪宣扬“天才论”，是为他阴谋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，妄想让我们劳动人民听他的话，服他的管，以便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。但历史的车轮岂容倒转，林彪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，其下场只能是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压得粹身碎骨，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

解放军某部防化连指导员 徐盘忠

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大造反革命舆论。贩卖中国唯心主义的老祖宗——孔老二的“天才论”，就是他阴谋篡党夺权的一发炮弹。

孔丘宣扬有“生而知之”的圣人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认为有的人从娘胎里生出来就带有先验的知识。孟轲继承孔老二的衣钵，鼓吹有“不虑而知”、“不学而能”的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认为人的知识、才能是先天就有的，用不着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。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，则更是厚颜无耻地说：“我的脑袋长得好，和别人的不一样，特别灵。有什么办法呢？爹妈给的么。”孔老二自称是“圣人”，林彪自吹是“天生”的伟人，这里清楚地看出，这两个反动派，尽管相隔两千多年，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和丑恶嘴脸是多么一样啊！

人的知识、才能究竟从哪里来的？马克思主义认为，“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。”一切知识、才能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

这三项实践中来。去年三月份，上级给我们连分配了修建营房的任务。当时，全连没有一个木匠，没有一个泥水匠。实践出真知，在老工人指导下，我们不断学习，反复实践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失败了就总结教训，第二次再干。很快，不少同志就掌握了木匠、泥水匠的一般技术。通过这次修建营房，我们体会到，只要认真学习，敢于实践，就能从不懂到懂，从不会到会。经济建设是这样，思想、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。在这次批林批孔斗争中，当大家认识到批孔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时，就解放思想，破除迷信，知难而进，人人诛笔伐，向孔老二和林彪宣战。战士吴樟禄，入伍时文化水平很低，在这次大批判中，他也拿起笔作刀枪，向孔孟之道开战。他起早带晚，不懂就问，终于写出了批判稿。历史的发展和我们的实践都证明，孔孟宣扬的“生而知之”也好，林彪宣扬的“天赋之才”也好，统统都是胡说八道，是骗人的鬼话。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决不会上他们的当。

孔老二和他的信徒林彪为什么要这样狂热地鼓吹唯心论的“天才论”呢？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表白来回答吧。孟轲曾自吹自擂：“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认为“要治理天下，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呢？”而林彪日夜梦想的，不正是这个吗？他自称“天才”，自比“天马”，以“至贵”“超人”自居，狂叫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”，阴谋篡党夺权，妄图实行独裁统治。战士们批判时说得好：“林彪说他的脑袋长得和别人的不一样，这倒是实话，他满脑子装的孔孟之道，想的是如何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、复辟资本主义。我们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武装头脑，想的是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。我们当然和他不一样，也决不能一样。”

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。从孔老二到他的信徒林彪，无不以失败告终，不管他们怎样拚命宣扬“天才”，自称“圣人”，统统救不了他们的命。

山西翼城县南唐机械厂工人 李玉山

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“生而知之”的人。林彪和孔老二鼓吹“生而知之”，并把自己说成是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是所谓的“圣人”、“天才”，完全是一派胡言。就拿制造油压机来说，我们的设备和技术力量都很差，但我们坚持“实践第一”的观点，勇于实践，不断总结经验，终于制服了这个三点九米高，六点六吨重的庞然大物。油压机上的上下工作台，是用五十五毫米厚的钢板焊接成的，要焊接就得把它的断面刨平，没有龙门刨怎么办？经过反复试验，我们用自己造的土龙门铣床进行加工。有的部件重达几百公斤，没有天车，我们就用钢管绑成三角架，制成了土天车，解决了大部件搬动问题。安装时没有吊车，我们集思广益，在现场设计，现场试验，用两根九米长四十厘米粗的原木、三个滑轮、两条钢丝绳、两个倒链，制成了一个土吊车，解决了安装的问题。这些事实充分证明，人的知识和才能，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，最聪明、最有才能的，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，而不是林彪、孔老二之类的所谓“天才”。

陕西省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 孙立哲
北京下乡知识青年

我是一个北京下乡的知识青年，五年前响应毛主席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伟大号召，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。在党和贫下中农的教育培养下，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，我由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，政治上非常幼稚的学生，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，受到贫下中农欢迎的赤脚医生。几年来，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指引下，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，坚持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，在陕北的土窑洞里拿起了手术刀，和战友们一起，在简陋的条件下为贫下中农作了大小外科手术一千五百多例，挽救了不少生命垂危的患者。这些事实说明了，只有实践活动，才是人们认识事物、取得真知的唯一源泉。任何个人的实践都不能脱离整个阶级的、集体的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，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取得当然也是这样。就拿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来说吧。我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的土窑洞里作出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，主要是由于党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我在实践中所学到的一点知识是党和群众给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：在摸索治疗肠胃病的有效方法的实践中，由于广大贫下中农长期对这种常见病作斗争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第一手材料。有一次，我自己害了急性胃炎，常规的打针吃药都止不住疼。一位贫农老大爷在我脊背上第八、九胸椎旁边相当于俞穴的部位拔了两个火罐，我当时只觉得肚子里一阵发热，疼痛立即止住了。我问老大爷这是什么道理？他告诉我，他和许多长期患胃病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临床症状，就是每当胃疼的时

候，脊背上相应的俞穴都感到有放射痛或不适的感觉，让别人用手指用力按一按或者拔两个火罐，就能使疼痛缓解。听了这些，再结合学习书本上前人所总结的经验，在以后治这类病的时候，我们大胆地采用这个有效穴位进行“穴位切开强刺激疗法”，收到较好的效果。这类事还可以举出很多。事实充分说明，群众是实践的主体，任何知识的产生都不能脱离群众的实践活动，更不会凭空地产生于那些所谓“天才”、“超天才”的脑子里。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，群众中能够产生改造世界、推动历史前进的无限力量，林彪和孔老二想否定，是绝对否定不了的！

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工人大批判组

人的知识（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）是先天就有的，还是后天才有的？是英雄创造历史，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？这是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人的知识、才能，并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“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，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”。

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主体，是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。劳动群众在物质生产的活动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逐渐地认识了各种自然现象的规律性，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；而且经过生产活动，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相互关系。广大劳动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增长了智慧和才干，成为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。

我们厂的事实也是这样，十七年前，还是一个仅有三百人和三十多台旧皮带车床的小修理厂，连个技术员也没有。当时，几个老工人提出要造拖拉机，有人却说：“你们这样一个小厂子，凭着这么一帮大老粗，还要造拖拉机？真是没有学爬就想跑。”我们工人根本没有听那个邪！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，有能力，一定要造出拖拉机，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！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不懂造拖拉机的技术就在干中学，缺少设备就自己动手造。我们群策群力，想出了办法就试验，不合适再改。经过不断的实践，认识，再实践，再认识，我们这些被人看不起的“大老粗”，终于把拖拉机造了出来。喜讯传到北京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，亲笔写了“卑贱者最聪明！高贵者最愚蠢”的光辉批语。这是对工人阶级敢想、敢说、敢干的革命创造精神的热情赞扬，也是对那些自命“聪明”实为秕糠的高贵者的无情批判。我们不禁要问：难道我们这些被林彪、孔丘骂成“天生愚笨”的人突然变成“天生聪明”了吗？当然不是！根本原因是我们长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，紧紧依靠“卑贱者”的集体智慧和力量，依靠党的领导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是聪明还是愚笨，并不是“天生”的，更不是“不变”的。林彪和孔老二宣扬的“生而知之”和“上智下愚”的唯心史观，只不过是些自欺欺人的鬼话！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造了走资派的反，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，使“卑贱者”的聪明才智得到进一步发挥，推动生产飞跃发展。一九七〇年，我们铸造车间急需一台多工位离心浇铸机。我们工人提

出自己造。可是一些捧着“洋本本”，踩着别人脚印走的人，一看仅机器的主体——大盘就有九吨多重，就摇摇头，主张拿到外面请人干。我们工人坚决不同意。我们想，十三年前，我们工人在一无图纸，二缺设备的情况下，自力更生地造出了拖拉机；现在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还造不出多工位离心浇铸机！当时，只有两个一吨半的化铁炉和一个半吨的电弧炉，要一下子化出九吨多的铁水确实有困难。怎么办？困难难不倒“卑贱者”！我们临时砌了几座小土炉，就解决了这一难题。吊车的起重量不够，我们几个老工人又凑到一起合计，从“立木顶千斤”的道理中得到了启示，把吊车固定住，下面顶两根柱子，三吨的吊车终于吊起了六吨重的铁水包，把大盘浇铸出来了。这么大的家伙怎么加工呢？机修工人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把它加工出来。接着，电气工人大胆地革新工艺，及时把各种线路接好，使多工位离心浇铸机正式投产了。结果，一个班减少了十个劳动力，效率提高了一倍。几年来，我们就是这样，缺少设备自己造，有了困难集体攻，没有路子大家闯，推动了生产的蓬勃发展。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自制设备一百多台，大小革新七百五十多项。去年，全厂工业总产值和拖拉机配件的产量，都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历史水平增长一倍多，劳动生产率和上交利润等指标，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。这些活生生的事实，再一次说明了人类世界完全是我们劳动者创造的；而那个反动阶级的“圣人”孔老二，只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寄生虫！那个自称“天马”的林彪只不过是一个不读书，不看报，不看文件，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、大军阀！

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：任何理论都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。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鼓吹“生而知之”和“上智下愚”的唯心史观，是为其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。林彪为了实现“克己复礼”的“大事”，把唯心主义的“天才论”作为他“复礼”的理论纲领。他们所以鼓吹这一套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揭露的那样，就是要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，最后得出一个答案：应该由贵人、贤人和智者来统治。

二、“天命论”和“天才论”都是 唯心主义的先验论

西北国棉一厂赵梦桃小组

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，以反动的“天命论”作为思想基础。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，以反动的“天才论”作为他反党的理论纲领。“天才论”和“天命论”是一类货色，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，是反动阶级为维护旧制度制造的邪说妄道。反动的“天命论”把剥削阶级之所以是统治者，劳动人民之所以被统治，说成是“天”的意志，是“命”中注定。这类鬼话欺骗不了我们工人阶级。

我们赵梦桃小组的老工人，在旧社会绝大多数是地主资本家的丫头、童工和讨过饭拣过煤核的穷孩子，受尽了剥削和压迫。地主资本家吓唬我们说：“今世若不听天由命，来世也不会有个出头之日。”穷人受苦，真的是“命”苦吗？

不是！穷人受苦，是因为剥削阶级掌握着政权。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，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骂作“天生的穷鬼”、“下等人”的劳动妇女，抬起了头，挺起了胸，以主人翁的姿态，投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就拿我们小组来说，先后已有十七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有十一人被培养成为厂的各级领导成员。革命事业后继有人，一代新工人在茁壮成长。我们不信“天命”，信的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干革命。

河南省林县东岗人民公社北角大队铁姑娘队队长 韩用的

“两千多年前孔孟为了维护奴隶制，拚命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，胡说什么‘先知先觉’、‘生而知之’，诬蔑劳动人民是‘下愚’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林彪一伙也叫喊什么‘先知先觉是有的’，这说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：‘人的正确思想，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’。世界上决没有什么‘生而知之’的天才，真正有经验有才智的还是我们亲自参加革命实践的人民群众。就拿我个人来说吧，红旗渠刚开工时，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学生。刚到水利工地劳动时，我扶钎怕别人打手，抡锤怕伤了别人，第一次装药点炮时，炮没点着就撒腿跑了。这些事干了一段以后，都学会了，也就觉得平常。总之，修渠的一切本领都是在劳动实践中学到的。在旧社会，我们妇女被人看不起，认为只会做饭抱娃子。解放后，党和政府关怀我们，和男同志一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。现在，有许多女同志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担任职务，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大事。这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，也是对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。”

陕西省兴平县西吴人民公社西一大队贫农社员 宋玉珍

孔子宣扬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胡说奴隶主压迫、剥削奴隶，剥削阶级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，是老天安排的；而奴隶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是命中注定的。这真是屎壳郎打喷嚏——满嘴喷粪。林彪也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天生的“至贵”之人，当然的统治者，把我们广大工农群众看成和他们“有天壤之别”的下等人，理应受他们的统治。这实质上还是孔孟之道那一套反动的思想体系。我的亲身经历就是对孔子和林彪的这种反动思想的无情批判。

旧社会，咱穷苦人好比苦瓜泡在苦水里，苦得不能提。我娘家在河南省长葛县，早先家里有六口人，三间房，几亩薄地。就这点穷家当，村里的地主还看红了眼，老打我家的主意。一九三四年，狗地主和伪保长串通一气，强逼我哥哥到外地做苦工。那阵，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那里有钱给我哥做路费？没办法，我爹只好含着眼泪卖地。没半年时间，我哥被迫做了六次苦工，我家的三间房和那几亩薄地，也全落在了狗地主手里。我爹气愤不过，连病带饿，死去了。爹死以后，全家的生活更难熬，我娘急得没办法，挂着眼泪，咬着辛酸，把我大姐、二姐卖给了人家。后来，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剥削下，我大姐含冤死了，我二姐和丈夫、孩子也全被饿死了。

我在旧社会也是死里逃生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丈夫家里有五亩半旱地，我俩累死累活地劳动，还勉强过得去。可是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很多。反动派鞭打绳拴，逼着我们把地当给地主，用当地的钱交税。没过一年，黑心的地主趁火打

劫，就硬逼着我们赎地。我家赎不起，丈夫就被迫卖了壮丁。不久，我丈夫逃了回来。谁知逃出了虎口，又进了狼窝。日本鬼子又把我丈夫拉了伕。繁重的劳役累得他得了重病。后来，丈夫的病越来越重，躺在炕上不能动弹，靠我给人家做零活，找野菜，剥树皮，打树叶哄肚子。那阵，我俩常饿得翻过来倒过去睡不着。一天晚上，我丈夫饿得一会儿挣扎坐起，一会儿慢慢躺下，嘴里不停地咒骂：“这瞎瞎世道真没有咱穷人的活路。”我看到这光景，心里直发酸，眼泪悄悄地下流，没办法，只好舀了几瓢冷水烧开，一人喝了两碗，才熬到天亮。旧社会，象我这样的穷人，多得象天上的星星，数也数不清。是我们命苦吗？不是，这完全是吃人的旧社会制度造成的。

解放后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斗地主，分田地，砸烂了人剥削人的旧制度，通过合作化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，我们穷苦人翻身做主人，日子越过越甜。现在，我一家住着两间新房子，三口人从头上到脚下，单是单，夹是夹，棉是棉。光花被子就有四床。晚上电灯一亮，屋里都亮堂堂的。过上这好光景，我老婆子心里都乐开了花。一九六八年，我得了病，有人说是“不治之症”。可是，党和政府关怀我，帮助我解决医疗费，送我到西安大医院治疗，把病也治好了。现在，我的身体比那阵倒结实了。我老伴高兴地说：“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好极了，连你这快死的老婆子也变年青了。”说实在话，要是放到那黑暗的旧社会，我老婆子害这瞎瞎病，早就没我这个人了。

旧社会是我这个人，新社会还是我这个人，为啥旧社会那样苦，新社会这样甜？是我的“命”变好了吗？没有这事。再